靜菴集

乾

靜菴先生文集目録

第一巻

賦

春賦

詩

奉和恥齋

送順之南行五首

送叔父赴慶源鎮 并序

題姜凊老 隱 蘭竹屛八首 一首佚

拾遺

送韓恕卿忠赴忠淸水營

第二卷

對策

謁聖試策

疏

弘文館請罷昭格署疏

啓辭

司諫院請罷兩司啓 三

司諫院論李荇背之失啓

辭免弘文館典翰啓

兩司請改正靖 國功臣啓 四
因不 從改正功臣事辭職啓 三
書
答安順之書
又
箴
戒心箴 幷序
墓碣
承政院右副承旨洪公墓碣
供狀

獄中供辭

獄中聯名疏

茀三卷

經筵陳啓

檢討官時啓　七

侍讀官時啓　十八

侍講官時啓　四

參贊官副提學時啓　十五

茀四卷

經筵陳啓

參贊官同副承旨時啓
復拜副提學時啓 十四
大司憲時啓 四
二拜副提學時啓 七
復拜大司憲時啓 八
元子輔養官時啓 二
拾遺
啓 五
第五卷
筵中記事 四 拾遺 壹詩

遺墨 本文已見前

第六卷

附錄

語類

第七卷

附錄

行狀　李滉

又行狀　洪仁祐

墓誌銘　李珥

神道碑銘　盧守慎

第八卷
附錄
事實
第九卷
附錄
吏曹請除職啓　安瑭
經筵請勿遷他職啓　金淨
經筵論學啓　朴世熹
伸救啓　柳雲
又啓　金世弼

伸救疏　鄭譍
伸寃疏　康惟善
請褒贈啓　奇大升
又啓　前人
又啓　盧守愼
又啓　奇大升
又啓　李滉
請加褒贈從祀文廟劄　白仁傑
請從祀疏　前人
又疏　前人

又疏　前人

請二賢從祀啓　李珥

又啓　前人

請四賢從祀疏略　趙憲

館學儒生請五賢從祀疏略　任叔英

第十卷

追贈官諡時　傳旨

諡議

從享　賜祭文

五賢從享文廟後頒教文　李廷龜

孔孟心學對　李滉
竹樹書院祝文　奇大升
竹樹書院祭文　前人
又祭文　鄭逑
熙川書院祭文　鄭經世
蘭竹屛跋　鄭蘊
又跋　金尚憲

靜菴先生文集目錄終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一

賦

春賦 正德庚午進士會試壯元

序云陰陽錯而四時序春者天之元也四時自春而始四端自仁而發無春序不成無仁端不遂然天無欲而春行四時成人有欲而仁喪端不充故心自竊悲以作賦云

惟陰陽之交變兮寓理氣之妙要理乘氣而相感兮元復元而不消紛四時之錯立兮各循序

而昭昭惟春陽之生意兮獨天機之無窮專乾
坤之幽妙兮蘊和氣之融融彼蒼天之寥寥兮
徒付心於和風理不掛於虛無兮賦形象而未
渝羌鼓噓而茁萌兮渙生意之愉愉紛萬物之
林林兮各隨時而成形豈徒天道之有歸兮物
遂性於冥冥兹天心之靡改兮固自然之生生
孰太極之難究兮著兩間兮昭明彼秋風之遂
利兮與夏炎之長亨雖所成之固異兮乃一春
之所為惟兹陽之一動兮發自微而愈彌舉全
體於三春兮邈利貞之在斯嗟人生之所禀兮

與四時而為一豈安排之所致兮天與人其不錯具四性於初賦兮推自仁而為三括衆善而無垠兮藹至誠之常涵雖所發之眇綿兮廓四海之準則或發揮其萬變兮奮明立此人極雖禮義之多端兮資一仁而不忒何牛羊之日牧兮汩喪仁而蔑貞泉湑湑而欲達兮被黃流而不清上褻天之明命兮下慢人之倫紀甘下流而不悟兮羌衆惡之所委豈細行之不修兮乃本源之不臧昔顏子於尼父兮問求仁之至方知四大與五常兮亦由茲而乃昌勸四勿而操

存兮方寸盎無不春與春氣而比和兮化氤氳而日新春著功於草木兮我事業之彬彬春賦容於花卉兮我面背之睟盎雖天人之似殊兮理在仁而靡爽然則春之於天仁之於人同一春也或常常而不變或冥冥而莫恂茲豈非有欲與無欲之所由臻也遂作歌曰在天兮春在人兮仁皆本太極異而同兮識此何人無極翁兮

詩

奉和恥齋 終南副守昌壽

生平喜聞善願遊君子側有友若干人為學旣
心得嘗念每相隨百世同摸索自攙侵迫來一
城猶遠域故人獨山齋朝暮唯對嶽鬧忪頓二
跡路杳空我落豈無相戀情叙心無舂酌長安
雖萬家無一授我足宦遊苦如斯徇人且強色
真性見一凋恐負前所讀須當觧纏去永為吾
性適奚誠嗟太愚顧望終有極但恨素蓄無補
拾應不慱

送順之南行五首 順之即安處順時為親乞養補求禮

扶持有所歸適幾充陳力習流慣可人奈如哉

善俗　聖主方轉化東丘欣日出款款效忠信
莫此更何得天威嚴咫尺一誠毋移易
大道久寂寞異議今崢嶸渾渾千丈波黃流欲
揜清王澤濡莫下殘氓無自生嘗聞古君子歎
靡逢君明維時難再得為君鳴不平
慈毋保赤子莫學中兒情吾民且有口我志當
先明濟物固分事素學為今行化宣君能不最
父子弟兄大雅曾未聞污渫何由清
君行屬春時天地養仁和活油江新流丰茸草
生坡道迥千里盡眼中幾歷多君子惟心遠無

非意所加他年聞報政須憶此日歌
聚散無端事分離可堪情悵朴周期遠况有六
載行南權同毋子北樂講延英忠孝難全保隨
居各傾誠湖人問洛息君傳　聖志貞
僕性不能詩又莫好之雖有素者只以口
言而不敢詩也順之來宿儂齋固索數章
之詩順之之意豈非一別而久隔六期朋
友相規過戚無得以此而欲作慰想之一
事警懈之一助耶不較拙也書其宿夜之
話以擬順之後日箴戒云静菴養老

送叔父赴慶源鎭 并序○叔父名元紀

朝廷薦叔父鎭慶源以有學也學之名非徒章句文辭而已學知事物之理處得其宜之謂故在朝而格君處藩而宣化無往而不以學源國之北門捍敵之謀農桑之課政化之修皆出鎭帥苟非學者何以當之况關北如源者六不可輕内重外而盡任以君子可以才德表於六者擇一人任之以爲觀化其爲責重矣然責重者

難副苟一事之小乖于理人皆驚恠
莫不缺望六亦必不矜眼將有譏侮
居是責者豈不畏哉叔父有古人之
學事事以義姪決知其不然然非上
智之資未必事皆合理常常儆畏亦
君子之道其不致意歟叔父之志朝
夕於帷幄坐使朝廷有道四方以富
邊鄙乃安不必親行藩鎮而後可也
然古之人或由幄以出自鎮以入一
出一入丈夫之事而況是命出於表

率之意其視尋常帷幄者何如且戎狄難化而必以德德非一朝之成所爲盡出於誠無一毫假僞可以感動其心矣然則學必處物而後益明還而入幄以益明之學行平昔之志豈不易哉

世人不究理文武爲兩事文旣非章句武豈善射騎武侯在草廬所事明心地朝廷重圵門叔也充其帥野人雖難化稟性非有二聞道服廉潔是事猶可類德來必來服但念治不治鎭將

闇且悍威武且貪肆遂使昔来格反致城下伺
固知禦戎道不在威與備

題姜清老灑蘭竹屛八首佚一首

人生本自靜清整乃其眞穩毓馨香德何殊草
與人

崖懸蘭亦倒石阻竹從踈苦節同夷險危香郁
自如

筍生俄茁蘖稚長却成竹觀物做工夫如斯期
進學

嫩質托巖隈孤根依雲壑倩描寫逸懷擬取幽

潛德
南巡飄不返哭帝喪英皇血淚成斑竹淚沾漾
碧湘
數竿蒙瞀兩葉葉下垂垂天意雖同潤幽貞恐
卒萎
幽芳誰共賞高節衆同猜所以隱君子孤懷倚
此開

拾遺

送韓恕卿忠赴忠淸水營
城闕闌山北樓臺瘴海邊歸心迷極浦別淚洒

寒天木落晴江雨秋深古壘烟悠悠投絶域日
暮撫孤綺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二

對策

謁聖試策 乙亥

王若曰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豈徒言哉其規模設施之方必有先定於未行之前者其可指而歷言之歟當衰周之末紀綱法度皆已頹圮而夫子猶以爲三年有成若過三年則其治效當如何耶亦有可觀其已行之跡者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容議予以寡

德承　祖宗丕基臨政願治于今十年而
紀綱有所未立法度有所未定如此而求
有成之效豈不難哉諸生學孔子者皆有
堯舜君民之志不止於有成而已當今之
時如欲致隆古之治何者為先務其言之
以悉

臣對天與人本乎一而天未嘗無其理於人君
與民本乎一而君未嘗無其道於民故古之聖
人以天地之大兆民之衆為一已而觀其理而
處其道觀之以理故負天地之情違神明之德

處之以道故凝精粗之體領彝倫之節是以是
是非非善善惡惡無所得遁於吾之心而天下
之事皆得其理天下之物皆得其平此萬化之
所以立治道之所以成也雖然道非心無所依
而立心非誠亦無所賴而行為人主者苟以觀
天理而處其道由其誠而行其事於為國乎何
難恭惟　主上殿下以乾健坤順之德孜孜不
息出治之心既誠為治之道已立猶慮夫紀綱
有所未立法度有所未定其於尊禮先聖之餘
進策臣等于泮宮先之以先聖之事遂及欲復

隆古之治此臣所願陳者敢不罄竭卑懷以塞
淸問之萬一臣伏讀　聖策曰孔子曰如有用
我者止未易容議夫一人而至於千萬人不爲
不多矣夫一事而至於千萬事不爲不煩矣然
而所謂心所謂道者未嘗不一於其間而千萬
人事之雖殊而其道心之所以爲一者天本一
理而已故以共天下之道導與我爲一之人以
共天下之心感與我爲一之心感之而化其心
則天下之心化於吾心之正莫敢不一於正導
之而導於吾道則天下之人善於吾道之大莫

敢不歸於善顧吾之道與心誠未誠如何而治
亂分矣夫子之道天地之道也夫子之心天地
之心也天地之道萬物之多莫不從此道而遂
天地之心陰陽之感亦莫不由此心而和陰陽
和萬物遂而後無一物不成就於其間而并并
焉有別況夫子導之以本有之道而易得其效
感之以本有之心而易得其驗歟以此而言之
則期月之可三年之成豈徒言而無實哉其規
模設施之方則亦必有先定者何以言之道外
無物心外無事存其心出其道則爲仁而至於

天之春而仁育萬物爲義而至於天之秋而義
正萬民禮智亦莫不極乎天而仁義禮智之道
立乎天下則爲國之規模詳施何有加於此耶
嗚呼世有盛衰之殊而道無古今之異當周之
末紀綱法度雖已頹圮而使天之意未厭乎周
德而援夫子之道而行之於邦禮以導其民志
樂以和其民氣政以一其行則政化大舉而天
地將昭焉而訢合陰陽煦草木茂矣且其已行
之跡則雖有三月之治而行者讓路男女異道
之盛義之可稱而此固未始爲夫子之大道也

其賛周易作春秋之數事實萬世窮天地之大法大教而不易之道也夫子雖不得其位於當世乃萬世之所依式而為治者實同堯舜之功也後世而苟無夫子之教立於天下則堯舜之道不得傳永於後世而堯舜之治無由而復矣故善觀事者不觀於顯然之跡而觀於不跡之跡與所謂過化存神而未易容議者也臣伏讀

聖策曰予以寡德止豈不難哉天下之事未嘗無本而亦未嘗無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捄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

以善論治者必先明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恭惟　主上殿下以至誠之心夙夜不怠唐虞之治何以而致也唐虞之俗何以而興也民有一有不衣者思所以溫之一有不善者思所以善之欲躋東方於雍和之域者于今十年于玆矣紀綱有所未立法度有所未定豈　聖上求治之心未盡誠而然也必也未得其本者歟且所謂本者豈非道乃出治之由心為出治之本而誠亦行道之要也夫道也者本乎天而依之於人行之於事為

之間以為治國之方也故為國而得其道焉紀綱未為力立而立於人所不見之間法度未為力定而定於人所不聞之地若別以為紀綱而以政事之末而立之別以為法度而以文具之末而定之則所謂紀綱法度者未嘗有立而所立反有傷於治國之體矣何者其本未立惟末之從而未得其道也故古之明王以知千變萬化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莫不正其心而出其道也正其心而出其道也故為政而仁得焉處物而義得焉事事物物無一不出於道而

父子之倫君臣之分各得其理天之經地之綸
亦有所歸焉此堯舜禹執中之道也伏願 殿
下不以政事文具之末為紀綱法度而以一心
之妙為紀綱法度之本使此心之體光明正大
周流通達與天地同其體而大其用則日用政
事之際皆為道之用而紀綱法度不足立而立
矣雖然有其誠而後其心之道立於貞固終見
其成也子思子曰不誠無物誠者所以紀綱之
本之立而無不實者也天地之理至實而無一
息之妄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實聖人之心

亦至實而無一息之妄故自始至終無一事之不實故凡事之出於心者必有是心之實而所行之政無有不實而紀綱有所立而不爲苟且法度有所定而不爲文具矣 殿下若以政事之末爲紀綱法度之方以一心之妙至誠之道反以爲迂緩而不勤乎心法則是求水於山而求木於水也終未見其絲毫之驗矣此紀綱之大本也大法也若法度之所以粗定紀綱之所以粗立者未嘗不在乎敬大臣而任其政也君未嘗獨治而必任大臣而後治道立焉君者如

天而臣者四時也天而自行而無四時之運則萬物不遂君而自任而無大臣之輔則萬化不興焉非徒不興不遂而已天而自行君而自任則大失爲天爲君之道且既置之以大臣之位而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爲職業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則上而君不得使臣之道下而臣不得事上之方而君臣之道缺矣故古之聖君賢相必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可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矣伏願 殿下姑以敬大臣而任其政粗立其紀綱粗定其法度以基後日大本之立大

法之行也臣伏讀　聖策曰諸生學孔子者止
其言之以悉臣荒蕪末學何足以知之夫子之
所以為邦不過曰明道而已所以為學不過曰
謹獨而已謹以明道謹獨二事為　殿下獻焉
所以治國者道而已所謂道者率性之謂也蓋
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禮樂刑政小而制
度文為不假人力之為而莫不各有當然之理
是乃古今帝王所共由為治而充塞天地貫徹
古今而實未嘗外乎吾心之內循之則國治失
之則國亂不可須臾之可離也是以使其此道

之體瞭然於心目之間不敢有須臾之不明也然人之情未嘗不慎於顯而忽於微也幽隱之間乃群臣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微細之事群臣之所不聞而已所獨知是皆人情之所忽而以爲可以欺天罔人不必謹者也旣有是心而藏伏之久其見於容貌之間發於政事施爲之際必有暴著而不可掩者終至於毁政傷化故古昔帝王旣戒懼乎此道而常明不昧而於此幽隱之中尤致其謹焉必使幾微之際無一毫邪僞之萌而純乎義理之發則治國之道盡善

全矣此紀綱之所以立法度之所以定也伏願
殿下誠以明道謹獨爲治心之要而立其道
於朝廷之上則紀綱不難立而立法度不難定
而定矣然則夫子三月之可三年之成亦無不
在乎是矣臣干冒天威不勝激切之至謹昧死
以對
疏
弘文館請罷昭格署疏 戊寅七月 副提學時
伏以道惟一而德無不明治惟純而國無不理
不一乎道不純乎治則二而闇雜而亂一純二

雜罔不原乎是心故正厥原通微溥顯克一其居而政化惟純德著而國昌迷厥原熾枉沉闇二三其守而政化乃雜德滅而國亡始雖幾而順迪所止然操舍靡常君子、猶慮其終况不慎夫心幾事微而渾邪以論其原乎是以古之明王順乎天而知微信乎人而知彰履道于一持治乎純廣運懿德允惇皇政昭明之化届無不格陰陽暢群生遂無小邪孽碍於其間遠乎下衰上寡寅恭精一之學下乏謨明匡保之識道不協極政罹于咎率由荒騷遷蒙延惑罔底于

正閒有義資之主懋遵其道而容惑於異端懋純其治而或陷於詭詖心旣昏迷德日頹僻體道敎化罔有休臧民則莫中下情底違乖戾于天二氣閉欝灾沴作而萬物不蕃甚者溺信邪敎謟事敬奉匪神而致誠匪鬼而致祀不惠于民不孚于天而反祈虛報永命於冥邈無稽之甚其亦陋矣今昭格之設載敷道敎訓民于邪憲憲趨奉泄泄謬悠邈乎顯顯之義瞭然誣罔之象實君心邪正之分政治純雜之由上帝喜怒之幾王政之所可剔遏者也玆敎之奉雖在

閭氓聰明而作元后者固當明禮晰義克闡大道俾迪正方而用保其極乃反尊崇置司立官以奉述醮以事敬之如當享之神祝禱幽繁陰鬼釀奸是乃后猷無令下民焉式雖其奉若典常表褻于邦昏不燭理而趍奸乖張乃黎庶之常難保於薰化剏導之以虛誕之教而驅一世於詭恠之域歟噫民無常德德于君化其於奉天帥下化民以躬之義為何如耶朝廷寔念是虞志切祛邪意專植正論列在斯動餘旬月始自大臣論極臺諫其在侍從亦陳懇至此一國

臣僚祗新自勉共惟大道拭政德音而天聽猶邈然乘剛懷柔徊徨顧戀不即勇斷孚感否阻君臣二致而上下各有所德如此而欲其扇大和浸淳風俾百僚亹亹於善顧不難哉帝王所以蕩化美俗帥衆而為善者不過循其公論而不奪其情也故攸徹厥心無謂民小斂勇果斷務循物情夫識是非謂之聰察邪正謂之明不能務感謂之剛確然無起謂之斷凡此四者皆人主之用不可一日而離者也存之以無棄則其於應事處物儘無混淆並容遲回之病矣

殿下其有是耶且道家之說幽無所證明無所
據衆所洞灼而　殿下尚滯膠牢拒必以　祖
宗爲辭　祖宗果信奉而若是歸之則是彰
先祖之過而無禮因循偶存而歸之　祖宗是
致累乎　先祖而無敬無敬無禮人所不敢在
麗季敎化不諒人服異教踵訛襲謬式至今日
政　殿下澄滌汚染之時庸何以遲疑　殿下
寅畏天命祗惧丕基孜孜學問進進德業奢華
流蕩之作無溺于志虞夏皇王之道探究體認
凡所以抑詭類拔正道者靡不用極而獨此一

事唯毅 聖明將除而復信欲革而還起大失
乾剛精粹之德臣等猶恐 殿下之心其於精
一之功或有所未至也一則直方而守義理之
正精則粹白而辨邪正之分用之於身而道明
施之於事而政善惟左惟右罔有不一之功苟
或未盡邪念潛蓄引類暗長群妄抵隙以起衆
僞朋興而集而側媚邪佞之徒又因緣交締則
將來之禍有不可勝言臣等政為此懼焉 殿
下何惜毅斷以起鬱群情耶人氣鬱則天氣亦
鬱鬱而生戾暢而生和故救災之方暢開群情

以和天心凡悖道害政之根蘖人心者必暢祛
而慰悅之人氣自然和暢天無乖戾之作矣且
天道之原下有違道之事則天用怒乃降灾故
應灾之道莫若順天理修正道和人心耳臣昔
固非故引此爲言適乎茲時而實有是理願
殿下潛思默慮焉嗚呼王道不可不一而王政
亦當惟純一而正民志定純而簡民易從天地
之道亦本乎純一而運四時亨萬化無非一氣
是以聖王欽則天道道積于一立政于純應接
施爲統貫一理乃克建皇極伏願 殿下學而

明心明而精一毋惑於異端毋陷於詭說克從
一德化民于正則吾道幸甚幸甚

啓辭

司諫院請罷兩司啓一 乙亥十一月

言路之通塞最關於國家通則治安塞則亂亡故人君務廣言路上自公卿百執事下至閭巷市井之民俾皆得言然無言責則不得自盡故爰設諫官以主之其所言雖或過當而皆虛懷優容者恐言路之或塞也近者朴祥金淨等當求言而進言其言雖若過當不用而已何復罪

之臺諫乃以為非而請罪至發禁府郎官而拿致為臺諫者能開言路然後可謂能盡其職也金淨等事宰相雖或請罪臺諫則當救解以廣言路而反自毀言路大失其職臣今為正言豈敢與失職臺諫同事乎不可相容矣請罷兩司復開言路

司諫院請罷兩司啓二

金淨朴祥等所言之事雖不當矣然其上疏置而不問助言之德彰著矣宰相亦知上不用其言而不論是非臺諫強請罪之陷君於不義以

成拒諫之漸累　聖德於萬世如此之後國家雖有大事豈敢求言乎雖求之誰敢言乎外方草萊之人欲言事者路聞金淨朴祥等事而止治世安有此事其時臺諫尚皆在職臣豈與相容乎

司諫院請罷兩司啓三

臣言無他意也當時在外臺諫雖或相容人之所見不同臣則不相容矣臣之所　啓為言路而然也豈可苟與之同乎

司諫院論李荇等之失啓 乙亥十一月

愼氏雖不可復跡中所論亦大有理不可加罪且臺諫職主言路而反罪言事之人先自閉塞以成人主拒諫之漸其失大矣請皆罷之

辭免弘文館典翰啓 丁丑八月

小臣有志於學問而不能實用其力故日益空踈而職任甚重心自內愧私語同僚曰 聖學高明方有意治理而濫側侍從之列豈可自安乎當退而力學學問成就然後來仕則必有絲毫之補矣小臣之意又謂乞補僻郡五六年治民之暇致意於學術幸蒙不棄收用則治民治

學庶乎兩全而小臣有意未敢仰達前為應教
特超四加心欲辭免逡巡畏懼卒未能焉若於
此品三四年從仕則庶幾諳於國事而一月之
間又為典翰人器不合與前立志大不同矣人
主用人當觀其所為小臣未成人也一朝蒙不
次之恩豈可冒處其地乎

兩司請改正靖 國功臣啓一 己卯十月

靖 國功臣已久之事也其初大臣若有遠慮
臺諫若持公論則豈不改正乎錄功時成希顔
以柳子光為經事嘗多使之磨勘故冒濫甚衆

可為痛心子光為子弟計先書三大將子弟而錄其子弟希顏等不知其陷於術中也成希顏錄有大功而無學識朴元宗亦不學若希顏與柳子光相知故乃以大事委諸奸人識見之小可知其後雖有奮不顧身欲正國事者而不敢請改者恐　聖學未臻高明故以為重難耳利源關張為　國家膏肓之疾人心壹鬱憂欲論改而事有機會故今始重發若不痛塞利源則利欲人所易陷必有不可忍說之事矣

兩司請改正靖　國功臣啓二

人臣不可自以為功也社稷危如一髮而百姓
謳吟以思真主天命人心自然如此元宗希顔
等雖曰有功若自以為功則非人臣之道也反
正時臣年二十餘矣與友相語曰今若錄功多
濫則必誤國事已而果然

兩司請改正靖國功臣啓三

自前孰不欲發此論但未知 君上之可恃故
未發耳其在廢朝時柳洵年高位極一不規諫
委靡苟容及其反正乃叅勳籍如金勘具壽永
之類邪媚廢主行如狗彘雖明正典刑可也而

亦叅錄功雖一家之事尚可維之以正況國家
正始之道豈可如此乎小國不培養士氣而乃
開利源使朝廷士大夫奔波趍走豈理也哉欺
誣天地何以爲治臺諫被罔極之　恩坐見國
家之病根其可默默乎雖被罪罰亦欲以身當
之若古昔則君何至如此牢拒臣何至如此不
得其志乎必以其臣不善而無足取信故也士
須見信於君然後乃可出而事君矣如臣無識
安能取信乎每欲退而讀書未能遂意耳

兩司請改正靖　國功臣啓四

臣如此陳悃既不見用又將覥然就職則非徒有罪於一時亦必貽譏於萬世矣末世臺諫人君雖重待尚有頹靡之習待之若是則朝廷將無紀綱矣

因 不從改正功臣事辭職啓一 十一月

意與事乖將失大機固欲翩然引去不復區區徃來惜時之念愛君之誠猶有所不忍而累日徘徊不即便決事君之道深有愧於古人

因 不從改正功臣事辭職啓二

禍在顯著者易見而禍在隱微者尤可畏也此

事非如政事之失人人但知有利而不知有仁義以此成俗將無所不至慮至於此豈不動念乎

因　不從改正功臣事辭職啓三

士生於世業爲學問者冀得展其懷抱有補於生民耳孟子以亞聖歷聘齊梁豈有他意乎但欲行其道而已後世士子之事自私而已臣等面對六七度徒以口舌欲感　君上此特末耳但君爲君道臣爲臣道則朝廷清而治道成矣

書

答安順之書

久想得見君書欣慰何如前日之違迨今悵悵無長進之歎僕亦深病日喪所學而今當憲長能副諸友之望耶養冲公事深可痛悼得助歛之佐而致此軫恵翕多謝多謝惟照下

答安順之書

悠悠兩地渴思之際得見手札僉慰僉慰等依舊從仕京中亦無别消息耳照之與老賻物可喜可喜餘望撫字心勞以副僉望適論進講之書未暇了了只此謹答四月晦孝直子剛 子剛 張至

字

箴

戒心箴并序

人之於天地稟剛柔以形受健順以性氣則四時而心乃四德也故氣之大浩然無所不包心之靈妙然無所不通況人君一心體天之大天地之氣萬物之理皆包在吾心運用之中一日之候一物之性其可不順吾度使之乖戾邪枉耶然人心有欲所謂

靈妙者沉焉梏於情私不能流通天理晦冥氣亦否屯彝倫斁而萬物不遂況人君聲色臭味之誘日湊於前而勢之高亢又易驕歟 聖上是念是懼命臣述戒嗚呼至哉臣敢披割

丹衷冀補萬一

天地絪縕大化惟醇氣通而形理承其真斂括方寸萬象彌綸渾然昭晰神用不忒充徹著顯式揭人極擴準四海功躋位育偉哉靈妙於穆天通巍巍竞業亦此之衷然體活虛物感無從

情熾紛挐潛移厥志關然沉昏蕩乎奔駛耿綿
晷刻衆慝恣萃彝倫旣斁天壤易位生意隨遏
群品不遂自絶速禍癸辛之喪君子是懼動靜
有養敬以內持義以外防惺惺介然視聽有常
祗栗室幽上帝臨赫凛然自守神明肅肅涵濡
勿替循循允修涓涓其澄浩浩其流發揮萬變
卓然暾日義形於事仁溥於物沖融和粹盎然
兩間嗚呼操舍善惡攸關故聖授受只傳心法
難明者理易流者欲惟精惟一庶存其德願二
上體躬戒懼翼翼兢非如敵發端若萌察守惟

寄中軌屬屬存心太極永保無斁

墓碣

承政院右副承旨洪公墓碣

公諱泂字子淵少志君子儒長究賢人業譽著里閈稱諭秀才遂中成化己丑司馬又擢丁酉科式達于邦選補藝文檢閱承政院注書操筆不苟昭善嚴惡後調司憲監察禮曹佐郎校書校理人咸曰能稱職　成宗試射文武臣公居第一蓋文武才也出為慶源府判官時牧使某頗張威獻蕃漢賴公柔惠得舒安至今思慕之

入拜司憲掌令成均司藝司諫院司諫奉常副
正左右通禮掌隷院判決事公貞諒誠愼不負
初心轉弘文館副提學承政院同副承旨每入
侍經帷退私嘆咤曰上志馳外不在學問恐將
敗度以亂我家邦燕山朝也時未覺而後果驗
公之識微類是弘治庚申十一月二十日卒享
年五十有五明年三月葬爲人端粹貞白溫而
有峻惠而能介在閨庭也恩和而義正處宗黨
也雍穆而儀表造次秉謹擧止有規度平時少
言寡事不規規於事物不喋喋於是非及莅官

也處事詳諦奉法端審無依違隱忍之患絕交遊惡名浮人多不知公之德若是而知之者深嘆服廉靜而有立也噫不享厥壽竟至於斯非天歟公南陽人曾祖子儆户曹叅判祖益生同知中樞府事考貴海慶尚左道節度使妣閔氏同知敦寧孝悅之女公娶朋 國勳漢川府院君良節公趙溫孫成均司藝諱㬋女夫人髫而淑姿順婉令容端明司藝公鍾愛之居常不離膝及長教戒亦不闕女德夙茂可為良士偶擇佳壻笄歸于洪氏既為婦奉舅姑備禮養事君

子極和敬睦夫黨致雍穆之義主中饋治女工克愼克勞用光家道夫人性貞恪而和平高朗而柔厚愼終始淵靜之德全七十天賦之命爲族婦敬式自古惟艱人有德必有後生三男夫人敎子義方少或溢範夜恨于心諸子用順敎俱爲名士士彌學文有聞不幸早歿彥彌侍講十載而爲直提學彥先進士志勤學術正德某年月日夫人卒葬之同公塋

供狀

獄中供辭 出己卯黨籍補

臣年三十八士生斯世所恃者君心而已妄料
國家病痛在於利源故欲新國脉於無窮而已
頓無他意

獄中聯名疏 己卯十一月○此疏李廷馨黃兎記事係於冲菴傳下

臣等俱以狂踈愚戇遭遇聖朝出入經幄
得近耿光但恃吾君聖明展竭愚衷冒犯群
猜只知有君不計其他欲使吾君為堯舜
之君茲豈為身謀天日照臨無他邪心臣等罪
固萬死但士類之禍一開將不念後日邦家命

脉耶　天門阻隔無路達懷泯默長辭寶所不
忍幸一　許躬問萬死無恨情溢辭蹙不知所
云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二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經筵陳啓

檢討官時啓一 丁丑正月

天人之間似遠而實邇天之示變有二意邦國無道危亡將至迷而不悟則天降災異以譴告之又若時事漸好有可致至治之幾而上下猶且遲疑不進則亦出災異使之警省加勉當此之時上下若不交修加勉則天心無常終必敗亡而已可不懼哉

檢討官時啓二

夫君臣上下須以至誠相孚通暢無間然後可以為治待大臣臺諫當用是道也近来　聖學旣進而治效未臻臣竊惟焉今之士林仰恃
聖明咸以為古治可復但宰相一經亂離之後不敢盡誠於國事譬如入門者一足投于門内一足在門外不能定其出入耳是故自　上有求治之志而群下未敢信其必然必須上下相孚而　君相常以保護士林為心使為善者有所恃且知其為善則表而用之不使賢愚混淆則可見至治矣

檢討官時啓三

大賢以下則不免有失雖臺諫豈無所失但其所言皆是公論豈必累月堅執至於廷立然後乃從乎若然則美事出於臺諫而不出於 上矣人臣晝思夜度乃敢論啓者欲使朝廷之上事事得正也小事則已矣大事當與大臣商議决斷然後事乃明正而紀綱立矣

檢討官時啓四

祖宗舊章雖不可猝改若有不合於今者則亦可變而通之當於燕間之中不拘常例召對大

臣或侍從論議其可否可為之事則斷而行之
可也小臣淺劣有何知識職在侍從當知無不
言故敢 啓

檢討官時啓五

天下之事不進必退大患則不可當以舒緩行
之但如今日而止則必不進而漸退矣若使時
俗向善而朝廷明正節義是崇皆欲盡誠於國
事則善治之興一轉移間耳人君於可為之事
則當以剛健行之人主之威本重若以剛健為
尚則恐有過嚴之弊故群臣不敢以剛健啓之

臣所謂剛健異於嚴厲矣

檢討官時啓六

宰相之職當以民為心伊尹言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百姓殘弊未有若此時者夫君臣者為民而設也上下須知此意晝夜以民為心則治道可成

檢討官時啓七

君子小人之辨後世尤難焉古者人君接群臣不時而事無不言所懷皆吐實不啻如子弟之於父兄故人君見其事聞其言而可知其為人

矣今則接見有時禮貌有規雖不賢之人入侍
之時修飾善言以啓不能察其情僞故難辨君子
小人難矣今者如程朱之類未必有之亦不可
謂必無矣如小人之尤者未必有之亦不可謂
必無矣聽言觀行乃觀人之道而以貌取人孔
子所戒人君當更體念心地旣明則邪正不能
遁其情矣但人心操舍無常若以正事至言爲
拂逆而拒之則衆君子皆引退矣其後雖欲正
之羣邪已滿於左右無所及焉昔宋神宗賢君
也以堯舜之治爲心而擯斥司馬光信任王安

石以致小人並進其後欲斥安石而不可得也
臣言有深遠之慮也

侍讀官時啓一 二月

重臣爲國忘身擔當大事則必有人望人望所歸有似專權故人君學識不足則未免見疑自古君臣猜阻致敗國事者皆以此也人君當辨君子小人知其爲君子任之不疑知其爲小人則待之以嚴可也欲知小人則當於妖媚處見之辨小人至難辨君子似易先用其易知者信任焉則雖有小人自不能放恣矣但履霜堅氷

至若知其小人而不能斥逐則後必有害故早斥爲貴

侍讀官時啓二

委質爲臣則當盡忠事君不計一身之禍患然三代以下善人常少不善者常多故不能不計禍患而國家若有事則莫不驚疑畏縮鮮有犯顔極諫者矣雖有小人出而誤國孰敢盡力救之乎在昔　成宗善養士氣故士皆忘身徇國不計禍患而竟罹不測于廢朝其可忍言耶有識之士相與痛恨者此事也夫士之不能爲善

者由有媢疾之人也其媢嫉者非不知善人爲
國寶而只緣君子言行皆出於正無非拂我之
欲故雖不敢公言排斥乃於政事之間隱然擠
擯以致國勢頹靡終不可救可勝痛哉振作爲
善之方不必别立科條但使朝廷處事皆出於
正則士氣自然興起正人君子將滿于朝而可
托六尺之孤者亦可得而用之矣雖有二三小
人豈敢干其間哉但有最難者知人是也人主
深居九重接對有時外間之事豈能盡知况其
親近者惟宦寺而已宦寺豈能識知外間之事

乎就使知之人君若聽其言則必有大害矣傾
於接對群臣之際極其審察可也雖不進講而
時召數三儒臣與之相對民間疾苦時政得失
人物善惡無不講論則其人賢否自可知也義
雖君臣情則父子若為祿仕者則雖待之泛泛
猶可也幸有一二君子不為祿仕而君不知我
則豈樂於居職乎父不知子則子不免憂色君
不知臣則臣不能盡忠君臣父子大槩一也

侍讀官時啓三

若體認古書以為某事可學而某事不可學以

求積累之功則雖一講一張所得亦多矣如不
然也則雖一講十張亦只為虛文矣

侍讀官時啓四

大抵常人其心果善則必思慕善人而欲見之
其心不善則其遇善人必畏縮而不喜相見天
理之發見也大賢則尚矣中人以下為善為惡
隨時所尚焉在上之人其可不盡勸勵之道乎
不可以士習不正只歸罪於在下者也

侍讀官時啓五

今也以儒生衣服奢侈為言不知儉約之本在

於朝廷也　世宗朝一時士大夫衣服皆尚黃色是亦不侈而許裯則常著灰色褡䙞是其念慮不在於服飾只以國事為憂故也大抵人心不能二用心在家事則不在於國心在國事則不在於家矣古云齋明盛服只令精潔寬大而已可也豈奢侈之謂哉朝廷士大夫若以儉素相尚則儒生亦必效之矣不尚奢侈當自士大夫始常時賢士會處豪富子弟如或相遇則必愧赧顏面宜使人人皆如是知愧焉

侍讀官時啓六

學者以聖賢為期未必即至聖賢之域人主以唐虞三代為期未必即致唐虞三代之治然立志如此而用功於格致誠正則漸至於聖賢之域堯舜之治矣若徒騖高遠而不下實功則日趍浮虛之地而已自廢朝以後師友之道頓廢間或有所師有所友則人必指以為禍胎矣人君亦必以最賢者為師次者為友尊禮之可也

侍讀官時啓七

宋之仁宗欲知勞苦常於宮中學步以試之古人云宴安乃鴆毒若習安逸則善心不生矣

侍讀官時啓八

世宗常坐勤政殿與大臣勵精圖治黃喜許稠
公退不得解衣恐有不時　召對也

侍讀官時啓九

外間有愛馬者有愛花草者有愛養鵝鴨者若
馳心於外物則必至着泥而終無以入道是所
謂玩物喪志也古人云節用而愛人此眞萬世
之法也今　國家經費甚多故未能減其貢賦
須與大臣商議減其經費然後可施愛民之道

侍讀官時啓十

朝廷之上事事公平以善相推則是謂禮讓也

侍讀官時啓十一

民生衣食既厚凡事畢舉而後欲行古禮則緩矣大抵力行古道而以保民為根本則可矣

侍讀官時啓十二

流俗固不可一朝而猝變也但悠悠泛泛以俟其漸變則習俗趨向安於踵舊不能復古矣當以俗尚商量可改者即改之使耳目觀感優游而善導之則斯民亦直道而行者也安有狃於舊習終不改革之理乎凡事物之理知之甚難

矯其流俗以從古道非聖君賢相不能為也古道先行於宮掖然後治道立矣

侍讀官時啓十三

灾異之作亦由於小人之陵君子也人雖不知而天必示警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宰相曰是臺諫曰非宰相曰可行臺諫曰不可行可否相濟而後事歸於正矣朝廷和而後至治出焉若人主與大臣異其意大臣與百僚二其心則氣象乖隔豈能成善治乎雖以相和為主而亦不可與惡者同流合污也傳曰惟仁人放流之迸諸

四裔不與同中國夫一小人進則人之有技娼
嫉以惡之以致朝廷不和上下乖戾是故仁人
必深惡而痛絶之夫君子日進道洽政治澤潤
生民則無難處之事矣臣生當　聖明之時欲
有為於當世而近日災變之作至於如此臣不
知某事之失而致然也恐懼尤大焉

侍讀官時啓十四

雖治世常若其亡其亡以為危亡朝夕將至而
修省焉則根本鞏固治道自立矣以士大夫家
己之儉約自持則子孫長久而不敗遊宴自恣

則昜至於傾家破産焉廢朝之末士大夫肆意
耽樂風流奢靡而 社稷幾危遊戲之害事於
此可知今之有識者亦為習俗所移指儉約為
蕭條以遊宴為太平氣象一言喪邦其此之謂
歟

侍讀官時啓十五

近來朝廷之事庶幾向治而亦未可遽期其治
效也君子雖欲賛揚致治而不敢者恐有小人
之不得志者從傍非毁之也時雖向治而小人
非毁則朝廷不能和洽焉自廢朝而後人心懲

於慘酷之禍不以古人自許不知公論為何物士大夫相聚而為言者皆一身之計也臣之所懼者此也朝廷氣象當自　上審察而處之正氣勝則小人必不能乘便矣君臣同德則美矣然在後世豈期必得如伊尹周公者哉雖未能如伊尹周公而能以至誠事其上上亦以至誠待之上下和同則治可岀矣

侍讀官時啓十六

人君之德莫大於敬內有實踐而後下人觀感而興起焉制事應物如鑑空衡平可也人君容

色端嚴則宦官宮妾自不得近焉

侍讀官時啓十七

知而爲之者爲惡不知而爲之者爲過若能悟而能改則歸於無過人誰無過但以能改爲貴

侍讀官時啓十八

今之學術甚壞館中儒生雖無悖禮之事立志甚卑泮宮人才之所自出而不見傑特者則安有爲國忘身慷慨獨立者乎士習頹靡莫大之患也變化之道豈無其方如金宏弼鄭汝昌者褒奬則可以扶植斯文矣

侍講官時啓一 戊寅正月

我國君臣之分隔絶邇來屢 教講官平氣以坐而群臣不知 上意之誠否故未能卒變舊習以此觀之習俗之難變也固矣 貞熹王后臨朝時群臣莫能仰視循成此習若 成宗朝則豈有如此事乎廢朝沈順門以仰視被罪積威之極群臣震慴今之俯伏亦廢朝之餘習也

侍講官時啓二

學問當及時勉勵苟至於志氣衰暮則無益也今值可 御經筵之日亦云有故而不之 御

外間無所事矣內間別有何事乎雖不 御經
筵而不時 召對亦可也今之接對群臣只有
經筵而已如臣輩雖無知識思所以竭誠裨
補 聖學則豈無少益乎夫十年則天道亦變
矣廢朝之時 宗社幾至危亡而 反正之後
尚且因循 即位已久不見治效而災變之作
無歲無之士習日頹朝廷之上亦無可稱之事
今若不正士風不革舊習則人心何時而可變
至治何時而得見乎古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有始有終人主之所當勉力也天下之勢不進

則退今若不能振起則天變人心恐不可測也

侍講官時啓三

今日有人告盜出　文昭殿神主者此事未知虛實自　即位以後如此之事連歲有之人心驚懼無時可定今日　闕門之禁異於常時人皆驚惑不知朝廷有何處分大抵賤隷之徒屢以變亂之言搖動寧相顧　上毋動一毫之念宋英宗朝韓琦爲相其時兩宮相隔有言欲廢英宗者琦曰事不成不過族耳置之不問諸葛亮之治蜀也人心驚動亮靜以鎮之人心乃定

我國近年以來賤隷之徒僥倖得功青紫眩耀彼蠢愚之輩有何知識但以謀利為急臣恐國家元氣以此日傷也願 上確然不動以立大公之道

侍講官時啓四

膚受之愬浸潤之譖非通明智慧卓越者初雖不信終未免駸駸然入於其中宮中之事尤當謹慎也

參贊官副提學時啓一 因講大學誠意章進啓

古云至誠感神又曰不誠無物君之遇臣臣之

事君皆以誠實則治化可期其成也我國地方褊小人君發一言則八道之人一朝皆得聞知惟當於大臣則敬之於群臣則體之百工則來之庶民則子之惠吾之所以遇臣愛民者有未誠耳不患其難化也後世治道漸下不能復古者盖以後世之君無有真如古昔帝王故也今之言者曰欲復古之治道徒為變亂舊章而已此由知識庸下直以所見為言也近來士氣稍稍振起民之趨向亦漸好矣惟願自 上日加慎獨誠實工夫終始不渝則治化可臻矣若使

世道日漸汚下終不可變則人道終歸於禽獸矣三代之治今可復致者雖不可易言豈全無致之之道乎自　上先養己德推之行事則人皆誠服不期化而自化矣若吾德不修而修飾於事爲之間則亦何益乎須敦厚其德使薫化自明德中流出則下民自然觀聽欣感有不能已者矣又非但拱手以守其德而已必以禮樂刑政提撕警覺布置施設如有可爲之事嘗振奮而力行也我國　世宗朝禮樂文物制度施爲髣髴乎周時而至於廢朝初年　成宗辟宮

在殯未久而宮中所爲已可寒心惟其一身不能善飭故士大夫皆失恒心終至迷亂而莫救賴 祖宗德澤深厚浹于民心故 聖上卽位之後人心庶幾向善而然其舊染汚俗難可猝新也當此機會不正士習不厚民生不立萬世不拔之基則 聖子神孫將何所取法乎自古欲治而不能善治者必有小人喜爲讒間生事故也臣謂 聖學日進於高明而又推誠以待大臣則大臣不敢以雜語陳于 上前而必盡心於國事矣國事不出於大臣則上下違咈不

順而無以致治矣

叅贊官時啓二 因論東漢黨錮事進啓○二月

廢朝時則非宦寺煽亂也大臣險詖使廢主縱於亡國蓋　成宗初年培養士林好賢納諫一時善士以爲堯舜之治可復也於是盡言不諱大臣多有猜險者一觸忌諱積憤蓄怒乃至廢朝窺伺上意逞其私忿一網打盡無有餘者矣今朋友之間往來講學欲托資益者豈無其人乎直以親見慘酷之禍故不樂與人交而師友之道廢矣柳子光小人也凡正士之動靜語默

一切作為無不追逐窺伺而　反正初朴元宗
素無學識亦以文士之交遊者目為朋黨其僅
存者幾乎難免矣實賴　聖上鎮定而止今後
豈復有如此事乎所謂交結往來者皆所以講
論修己治人事君事親之道則此乃　國家之
福也自古正直之流盛行於世則必有大禍隨
其後是故深於自謀周於涉世者不敢抗志直
言以召怨怒而低回俯仰周旋彼此保其身全
其妻子者蓋亦多矣此非委質憂國之人也夫
不顧其身惟國是謀當事敢為不計禍患者正

士之用心也今之侍從臺諫豈真如古之人乎雖有爲善之人或慮其終被禍患而閭閻之間亦皆以爲大禍必生於朝夕蓋其懲於前者深也今之培養豈可少忽乎　成宗培養士林蓋盛矣而廢朝殲盡無餘故　反正之時無一人自許以死至如承旨最處近密亦由水口逃出而不顧焉豈不可歎也大臣與小臣在　上前小臣言之而非者大臣可以折之退而在外言之而非者大臣亦可以開諭也大臣但無私心而已茍能持公論以正人之失則臺諫亦有所

畏矣今者大臣反畏臺諫欲言不言而私自立異如此而可能致治乎大小之臣相和如一家則天地交泰而萬物生遂矣　世宗朝大臣與集賢儒士亙相責難及其末年造內佛堂大臣諫之而不聽集賢學士亦極諫之而不聽學士皆退歸其家集賢殿為之一空於是　世宗墮淚召黃喜謂曰集賢諸生棄我而去將若之何黃喜曰臣請往諭遂遍往諸學士家懇請以來如此然後士氣可以培養矣若非　世宗為君黃喜為相則君必以棄去發怒焉為相者亦必

不冐屈身遍請而反以此為辱矣非特此也太
學儒生路邃黃喜面詰之曰汝為相曾不能格
君之非耶喜不以為怒乃以為喜大臣之道當
如是也故　世宗之治至今稱之

叅賛官時啓三

成宗好善愛士亦至矣　天使董越來我國將
還也謂許琮曰爾國有君而無臣　成宗天資
大過人矣而其時大臣無有如黃喜許稠之輔
導者故不能回古昔帝王之治大抵國事須大
臣為之也

叅賛官時啓四 三月

人主於義利公私之辨不可不明審也苟能知義利公私之辨而不惑焉則內外脩而心地清是非好惡皆得其正而至於處事接物無不當矣

叅賛官時啓五

學術不可有一毫之雜不雜則其處事皆合於經矣學至於高明則權亦不可不用權出於中權而得中則於天下之事何難處之有 殿下即位十餘年士習漸化今則庶人亦有以禮居

喪者矣士習正則民生得遂矣我　國田稅三
十之一而貢物則過多以此民生日困經費之
用量宜裁減然後庶可安民矣　國之法制雖
不可輕改然學問高明洞照事理則與大臣同
心協力可損者損之可益者益之期致隆平而
遵守　祖宗之成憲可也若安於小成苟且因
循則帝王之治何可致也如欲使士習民風歸
於淳正而復古之治則必奮發有為咸與維新
然後鼓舞振作而熙熙皞皞矣

參贊官時啓六

守令賢則民受一分之恵然不改規模而徒責
其事為之末則治不效矣今觀各邑之貢土産
不均又皆防納一升之納徵以一斗一匹之納
徵以三匹因循積弊至於此極朝廷豈不為生
民計也古之君臣相戒勅者無非民事後世則
徒慕爵祿而不念民功也今之侍從臺諫非不
盡心於救時而士習不正故儒者之學浮華士
習正則朝廷所為皆合於義矣若有不合則亦
可因其　祖宗之法而改其規模也如此而勵
精求治則可見治道之美矣

擇士當於入仕之初擇之於旣用之後則吁亦晩矣庶僚雖多而無可用之才者不擇於入仕之初故也審取舍辨賢否則士習自趨於正矣

叅賛官時啓七

叅賛官時啓八

果得賢宰相則植遺腹朝委裘而措國勢於泰山之安所謂賢宰相者必才德兼備才出於氣德出於性氣勝則心變須有才有德而望隆者然後可以鎭國家安社稷而託六尺之孤預得如此之人置諸左右則何患危難之未濟也

叅賛官時啓九

特旨除官固善然此好惡之發見處幸有不合於朝議則未可也

叅賛官時啓十

人能克己則無私矣

叅賛官時啓十一

成宗朝尚寛厚之政至如姦贓之罪亦或寛之賄賂之行蓋始於是時也在　世宗朝如萬户等官亦皆廉潔相尚士習之邪正治道之汚隆因此可見也今世此弊雖未至甚如此事須痛

治之少有所犯使不得立朝則人知所畏而各自砥礪矣且如朋友親戚互相贈遺者雖非賄賂之比然亦使之不得以私相干則世道自至於清明矣 世宗朝集賢殿學士朴彭年買田於廣州其友責之曰祿足以代耕買田何為彭年即賣之其時士習可知矣自是以後士習頹靡 世祖成宗朝勳舊之臣布列盤據積成弊習至於廢朝其弊尤痼恬不為恠今則宿弊漸革矣然不可不嚴禁而痛斷之也

參贊官時啓十二

聖學日至於高明則士習自趨於正矣若急迫
而求其速變則如治病而飲毒藥所傷多矣若
又太緩則悠悠泛泛終必不振當隨時審幾遲
速得中可也

叅贊官時啓十三

我國之人雖號爲可人一聞人言便自動搖若
以人言付之一笑而觀其事之終始則得矣大
臣須秉心堅確而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可也

叅贊官時啓十四

一心光明然後可辨君子與小人也人主格致

誠正之功未至則或以君子為小人或以小人為君子矣君子固以小人為小人而小人亦以君子為小人若世道不明姦臣蒙蔽則辨之實難小人之攻君子或曰言行各異或曰欲釣善名君子有同心協力以謀國事者則或指以締結專權若聽其言迹其行則亦可辨也士大夫固欲保全門戶況人君守　祖宗莫大之業孰不欲用君子退小人以保全其社稷乎然且不能者由辨之不早也君子小人如氷炭之不相容小人晝思夜度日以攻君子為意必芟夷誅

戮然後已若使之得售其術憯酷之禍可勝言耶我國自經廢朝以來士氣摧挫今者 國勢雖似堂堂囂囂之言日以增多自古善事鮮克有終近日幾微宜垂 聖念或有上疏詆正議者有識之士既見廢朝之禍又見此幾亦有欲退村野者恐 社稷無福或有不測之事但願 聖躬無疾學問高明則好惡自正矣臣子之心夫孰不然惟小人不願 聖學之高明也士習不正則人皆趨利而避害夫以天下之大而一心徇國者未易多得況一國乎惟先正士習

則得矣

參贊官時啓十五

金宗直亦儒者也其時如金宏弼輩雖不得大施於一時然近來聞其風而追慕者興起於爲善則此人之功也可見善人爲國家元氣也故善人之在世也人之爲不善者必曰無乃某人聞之乎不敢肆其意焉其間必多積憤故善人立朝禍在朝夕焉苟非　聖明在上豈不孤立可畏乎如李承健之事士林方懷痛嫉承健蒙厚恩一無補益而反成士林之禍夫宗直之父

義起誤

學於吉再一時之士稍有可稱者皆學[illegible][illegible]宗直之門同心協志以類相從而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善之史曰南人互相吹嘘師[illegible]弟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作一黨云夫八元八凱為一朋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黨者亦有異矣其後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稱我直筆如此事思之可為寒心自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氣耗喪適遇　聖明在上今則奮發激厲不[illegible]矣然豈無一二過越之事乎宰相或以之藉口禁其十善而舉其一失則大不可也今時士氣如早春初生之草若遇微霜必為之枯瘁矣須使

是非分明好惡得正而政事之間遲速緩急亦皆斟酌可也此正撥亂反正之機也子孫萬世之業皆自此始也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三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四

經筵陳啓

叅贊官同副承旨時啓五月

學者雖處靜中用功亦難況學問之功未至於堅確而驟登仕路奔馳不暇事物無窮而心地不定故當事舛錯不能措手又況人主深居九重萬機浩繁安能如學者處靜中與朋友討論乎今於 經筵雖得進講 君臣之間名位隔絶 上有所言未能盡輸於下下有所懷未能盡達於 上如是遷延歲月易過幾不可失時

難再得若　聖學高明則不必拘迫於講問也
幸於　思慮之間或有未穩之事有時　召侍
從之臣論難可否則情意可通也但好善之心
不出於誠篤而徒爲文具則間亦有乘隙而窺
測者矣

復拜副提學時啓一 七月

人主常以禍在朝夕爲心如朽索之御六馬則
庶乎可保其位也　即位以後孜孜學問侍從
之臣惟以帝王之學導之故　聖學不雜矣然
一心本原之地須要澄澈無一點邪穢然後發

於朝廷政事之間者蓋亦純正矣至如 先朝之事或有未脫習俗者亦當改之勿疑也近日宮中降香外方等事皆 上所不知也夫以格致誠正之功推而至於齊家至於治平矣宮中之事如此則 聖明格致誠正之功可謂未盡而不可謂之齊家也朝野方行至治而行事之迹如此則臣恐終未見其治效也一心邪正因事而著焉處事如此則其中不誠矣如昭格署等事今若不革於何見 聖學高明聖心正大乎當初延訪之時謂宜即革而今尚留難人心

操舍無常大可慮也朝廷士大夫所恃而欲爲國事者只恃 上心而已如昭格署之是非曉然者猶不分明處之抑恐邪念潛蓄而有時或發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二 因朝廷議遣防禦使潛擒達古乃進啓

王者之待夷狄當實邊鄙綏民力使不生事而彼若先擾我邊不得已而應之徐興問罪之師固當於理也然審虜兵力事勢不可輕動況無名之舉乎雖曰億張哈可因此舉而自戢恐未

必然也億張哈胡名雖為士大夫者懲惡自戢亦難況犬戎之心豈可保其自戢乎臣恐今此之擧徒生邉事也聞昔 成宗朝滿浦僉使許混潛擒遊獵之虜因此數年邉患不息民罹其害成宗誅混以懲後来今者朝廷遣大將邀虜於草莽之間挾欺詐之術行盜賊之謀於事何如臣恐重傷 國體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三

人君當常恐臺諫之不能抗直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四

邪之與正不得兩存雖與正抑邪而邪或勝正者多焉以草木見之衆草雜木雖勤於誅鋤而猶茂盛焉芝蘭之屬雖日事培植而反爲萎薾邪之易勝正之難保譬諸草木亦可知矣曷不窮格如此之理乎惡惡如惡惡臭可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五 因講論語進啓○八月

著力於此書則治化當自此出若悠悠泛泛則歲月易往難得者時易失者機且不緊公事紛紜出入 聖學恐不專一須於深宮 燕閒之時潛心體道然後德化出矣

復拜副提學時啓六 九月

立志須以古昔帝王為期而處事之際當斟酌得宜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七 因論敬字進啓

整齊嚴肅則自然主一無適而應物精當言動中禮矣常人之不能若此者不能齊肅故也此是 聖學之始終而形容之極難必於心地惺惺無昏雜懈弛之時可見矣故先儒以主一無適爲言夫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者乃不昏惰之工夫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八

自古有志之士得君行道者甚少盖時易失而機難得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九

允讀書若欲涉獵文字則雖如小臣者猶或能之若非深味體認則無由識其旨歸也學問有時而歲月不留人心風化不底於化變異之作連歲不殄朝廷公論豈可謂昭明 殿下學問豈可謂已盡乎所當日日加勉而近來勵精圖治之心 經筵學問之功不如徃年之勤勵若

此委靡不振則後雖有良臣賢佐亦末如之何
矣凡事難成而易毁今若不進而反失其已進
之治則正所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者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十 十月
人主學問非止澄明一心而已當見諸施爲之
際今者 聖學已至高明若失此機後不可圖
須與一二大臣叅酌古今而行之以畢若徒於
經筵論難而不措諸事業則近於釋氏之學
矣若以措諸事業爲先而不務自修亦不可須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内外交相養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十一 十一月

利源一開其害大矣國家須絶功利之習爲士者平時持論雖似正直若有事故則手脚忙亂利源是國家之病痛絶然後可以永保其休矣

復拜副提學時啓十二

持己當使嚴中有泰泰中有嚴此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十三

自古忠志之士遇禍而無悔者知仁之可好而不忍爲惡也是故聖人貴乎明教化人知綱常

之重則國家元氣在乎是矣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只有仁義禮智之德天理豈有惡哉但爲氣禀所拘故乃有差焉姑息懦弱仁之差也暴虐厲猛義之差也諂諛過恭禮之差也奸譎詭詐智之差也理惟微而氣易勝故善人常少而不善人常多古人云希顏亦顏要在用心剛用心苟剛爲善不難矣如小臣者亦於淸夜岑寂之中或有志氣淸明之時矣苟能養之不失則古人可希而用心不剛故明日還有紛擾之患矣教化若明使人崇正學務禮義則平時輔理

承化臨難伏節守義矣處朝荒亂之時無有格正之者 成廟培養之功至此泯焉盖以殺戮之禍可畏故也願 上不以今日為是而圖為後世永久之計也

復拜副提學時啓十四

人心一有所之則離道矣此言甚為精微文章未是惡事而偏着足以喪心况酒色蠱心敗德之大者乎雖曰存心於學問治道而一有所嗜好則所向不能專一矣大抵心無二用向善則背惡矣夫文與書可謂一事而習文者不暇於

習書理固然也若意誠心正之功到十分盡處則可保無虞矣不然則嗜好之害不可不慮也

大司憲時啓 十一月

靖 國時遑遑之中朝臣識見不高功臣官爵猥濫太甚小臣近作臺官欲為 國事而利源一開莫知所救念及於此至欲忘身而極言之平時則已矣脫有變故則雖有善者亦不能善其後矣 聖念豈不及此乎不革此弊則 社稷將不能支持矣利源不塞故或有告變者則人心搖動如朴耕之被告也持弓佩刀之人盈

於光化門外今之朝廷請托不行者乃細事不足論也大利之源何以塞之成希顔功則重矣但無識見奚望其處事得宜乎頃日么麽匹夫欲害大臣柳聃年臣以侍從見之可勝痛憤哉

大司憲時啓二 己卯二月

法之變改三公六卿之所爲也若法司則只爲糾察而已吏曹行吏曹之法刑曹行刑曹之法可也

大司憲時啓三

今世功利之心大盛細人小不滿意則輒欲國

家生亂若朝廷小有變故則其勢必鋒起也近
者臺諫欲激濁揚清所論果多矣今之射箭有人射箭欲劫臺諫故云豈愚迷者所為乎若自 上少有厭
倦之意則如此之徒不可遏止也

大司憲時啓四 三月

大臣聞人之善若己有之休休然有樂善之誠
則百執事各恭其職奔走無暇矣上以感動人
主下以感化百姓者責在大臣大臣誠能協心
與其為善而匡其不善三公正六卿六卿正百
官則百僚師師而朝廷清明矣故大臣必得老

成之人可也

三拜副提學時啓一 四月

國家之事中朝多不以誠未免有權宜之辭若能以誠謀國則何必有權辭乎

三拜副提學時啓二

人主篤志求賢則雖不能多得賢者但得一賢而賢者以類進矣

三拜副提學時啓三

賢者惟知義理而已窮達壽夭凡外物皆不能動其心但力於學問志於正道而已豈有意於

窮達哉其用與不用在君不在已也

三拜副提學時啓四

近來以不應科擧者爲有弊習朝廷及泮宮皆有此意夫廢朝時使儒者荷鞾而安然受之且以詞章不時取人故儒者常佩筆墨以伺其動止如此等人只欲榮身肥已而已豈有他志哉雖得此等人亦何益於國家哉士習正則雖有科擧亦無害矣但上之人不以科擧爲重則人人知上意之所在樂於爲善而科擧自輕矣

三拜副提學時啓五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苟無如此之人則雖
有其時無如之何宜得大賢可以上安 宗社
下庇生民者置之左右每以堯舜之道陳于
經幄可也臣無學術逢此之會反顧內愧豈有
裨補乎早知如此則未仕之前豈不勤學乎 天
恩至重而無所補益於國家若陳力之事則可
不憚勤苦矣至於學問則豈臣所能乎古人云
吾斯之未能信古人雖有學問之功以一毫未
盡而不欲出仕況如臣者乎臣怠惰成習公退
之暇雖欲勤學而力未及焉每欲退居為學學

成然後復仕而不敢瀆達此非私計亦是爲國家計也

三拜副提學時啓六 五月

愛君如父愛士類如子弟視百姓如奴僕恒存此心則治效可見司馬光曰家事付愚子國事未有所托其誠可見

三拜副提學時啓七

待小人不惡而嚴者正己之謂也然苟知其爲小人則不可不深惡而痛絕之也

復拜大司憲時啓一 六月

人君固當以仁恕為主而至於可罪而罪之則不可不嚴也但無格致誠正之功而徒務嚴厲則萬事皆失其當矣七情之中惟怒易發當於應物之時秉心公明勿係於私怒可也

復拜大司憲時啓二

成宗朝培養士氣可謂至矣而至於廢朝朝臣苟容氣節掃地特立不撓之士世不易得也今國家修擧之事皆 先朝所未遑之事也他日小人若假紹述之說而中之則善類殆矣今時則雖不然而不可不為後慮也今之弊事多矣

原廟三時之奠 陵寢朔望之祭皆非正道
而創自 世宗朝以此觀之 世宗才氣英斷
而恐於學問有所未盡也此非 敬先之道也
反為煩瀆矣此非自下論執之事也須自 上
晝思夜度斷自 聖衷則事神之道得矣欲得
如伊呂之佐與之圖治則必先去此等事而後
可也

復拜大司憲時啓三

小臣冒忝憲長欲與大臣相和乃本意也每欲
相議曰大臣所為無乃不可乎臺諫所論無乃

不合乎如是論難乃可相濟而若不相規則遠如秦越豈可乎哉臣雖無識粗涉經典豈是全無計慮乎務欲使大臣臺諫交相責勵而大臣終不言臺諫之所失此豈相和之道乎元祐紹聖之時有兩存之說由是邪正雜進此苟且之論也邪正不可相容也若朝廷有是非混淆之事則大臣當辨決而處之若人君與大臣徒務包容而不辨則為害多矣大抵朝廷有邪議者大臣之過也宋時韓琦司馬光呂公著與士林皆是一心後世大臣則不然不能主張公論而

歸之臺諫大臣過於包容臺諫過於峻絶因此有相異之弊矣

復拜大司憲時啓四

今日師道雖不立而朝廷之士有朋友相責之義友道尚存也他日有欲陷君子者亦必指爲黨類如宋之元祐也

復拜大司憲時啓五

今日朝廷清明無可起懼君子所當竭智盡力之秋也然不可以當世之清明安然放意不爲後慮也往在 成宗朝上下際會一時相得之

榮豈可量也然其習俗只以文辭爲尚不懷長
遠之慮卒遇廢朝慘酷之禍士林板蕩大抵我
朝自開國以來士林之禍不絶若有君子力
於
國事庶幾有成則無不敗之時甚可懼也
小臣目覩廢朝之禍頓無仕宦之念第以士生
斯世不可恝然而已故不得已從仕立朝矣但
其恐懼之心人皆有之自古邦國雖得鞏固於
一時鮮不傾殆於後嗣最可慮也當此機會須
振作士氣固定邦本預防後日之患也古人云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善人之於國家所繫豈不

大矣乎

復拜大司憲時啓六

宗廟社稷之祭所當　親行以細故不行甚不可也今之士大夫家或以婦女妖說或以世俗禁忌不行祭祀滔滔皆是　聖學高明必不拘此例臣不疑焉但深宮之中所當益愼也

復拜大司憲時啓七

敎養　元子其事至重須擇宰相中賢德者使之親近薰炙以成德性可也我國因循俗習王子出養于閭閻甚不可也須養于　闕內

親教善事至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吉凶安危之
消長義利善惡之幾微反復常說則雖不能盡
解聞見習熟自然與智俱長隱然之中所益甚
大且於 經筵使在 座側與聞朝廷是非生
民休戚使自少親接朝臣可也近來祭魯山及
復 昭陵等事皆前日志士欲行而未得者而
至於 聖世侍從之臣建白行之且 愼氏復
立之議朴祥金淨至於上疏亦是正論而其時
議者欲置之大罪此等事皆小人所藉口者也
士林之禍根潛伏於此 聖上不可不知而亦

不可不言於　元子也臣每於中夜思之感歎
之餘不無恐懼之念也

復拜大司憲時啓八

政化當自政府而出近來臺諫多建白政令雖
出於不得已非其任也政府與六曹論議國事
振奮修舉大事　啓禀小事自決可也臺諫則
當糾察闕失而已近日自　上勵精圖治者不
爲不至庶見治效而尚無其驗者恐綱領節目
有所未盡也隨宜斟酌運用全在政府矣今者
三公賛成皆入侍矣豈可不勉力乎政府統率

百司猶人之元氣也爲三公者以一國之事皆置于胸懷密勿圖之可也若政府委靡則猶無元氣也人君雖欲有爲其能獨運乎大臣須致念于此納　君於無過之地措　國於治平之域可也若細碎之事則不可悉　稟如今所謂讀法等事只合坐時與六卿議定行移可也

元子輔養官時啓一

令聞　元子聲音甚仁厚臣不勝喜悅之至古人云太子須以仁厚爲主豈不可喜乎今之教養不可過於急迫當從容訓誨使之浸漸成就

可也時或可使 遊於後庭以養其氣也輔養
之任須責老成厚德之人如臣者爲臺諫尚不
能盡職況此輔養大任乎今者承 命入侍者
欲見盛事耳非謂能堪此任也臣學問無成欲
退未遂晨仕暮還無暇開卷 君德漸隆臣學
漸退冒祿是慚而又加以輔養之名夫蒙以養
正乃作聖之功豈臣之所敢當乎若不加輔養
之名而常使往來從遊則臣亦有欲侍之情豈
敢辭乎觀其德器似若已成誠國家之福也

元子輔養官時啓二

百姓安業則庶幾無憂矣且朝廷氣勢不可以刑罰扶之朝廷既正則下人自然心服矣刑法雖不可廢只可以輔治不可以出治也古人云如保赤子愛民誠能如愛赤子則民之視上亦必如父母也如是而持之悠久則何患治化之不成乎然始勤終怠古今之通患雖志治之君方勉政事而或有憸人間之或久未見效自生懈怠之心則雖有其始鮮克有終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矣自古人君多好霸功鮮行王道尚霸者雖易致國富兵強之效豈復有仁義之道乎

行王道雖未見朝夕之效悠久而大成矣故孟子歷聘齊梁丁寧告戒者只是勸行王道而已

元子輔養官時啓三

帝王之御世欲厚民生則須使貢賦軍額二事得宜而後治化可出也

拾遺

啓一 因設賢良科進啓○戊寅 ○以下出己卯黨籍補

以 上之志于治久未見成效者由不得人材故也若行此法人材不患不得也

啓二 因南袞進請削靖國勳廷議進啓○己卯

近有崇品六卿為 陵獻官其人必有謀避事
而求之也人臣愛其身餘無足觀也

啓三 五月十五日○出安邦俊己卯遺蹟

為治之道責在宰相宰相誠心奉公則治效必
著

啓四 以下出李廷馨黃兎記事

用溉之卒 上欲擧哀而還寢何也臣聞許稠
之卒 世宗哭聲徹於外至今聞者莫不竦動
前日 下敎之意甚美而大臣乃以為無別殿
可為云其不能將順甚矣

啓五

臣之妻父李允泂死於濟物任所無長成子弟請殯斂而來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四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五

筵中記事一 戊寅十月五日

中廟御不時　經筵副提學趙光祖右承旨金正國修撰尹衢注書沈達源翰林蔡世英權輗等入侍進講近思錄講訖　上曰此書言操則存舍則亡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操存省察之功豈不難乎光祖曰　上教聖狂之說甚爲要切心是活物若有感而動則事爲之主有似不亂未接物時常人之心尤爲散亂若欲着於一處則是以敬直內非操存之道也

所謂操存者非必每存善念也但矜持虗靜敬以直內雖非應事接物之時而常惺惺之謂也正國曰若已至於聖人之域則造次罔念未必遽至作狂而古人言之若是何也先祖曰性無不善而氣稟不齊人之爲不善氣之使然也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幾微之際不可不察　上曰七情人所共有而發之中節爲難也先祖曰堯舜桀紂俱有七情而善惡懸殊者以其情之發有中有不中也雖善人爲氣所激則喜怒或過中焉今日在座之人孰不欲爲善哉但能克去

已私則可學聖人矣古人曰希顔亦顔要在用心剛願　上克念古昔帝王之所為而勉力焉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大人豈可易得哉雖非大人而所言善則自　上取其言可也　上曰欲為善而或有過失改之不吝可也若故為惡而乃曰後當改之云爾則非也光祖曰雖顔子亦不能無過但知非之後痛自刻責可也若有過失不自反求而更為文飾則何事得其當乎正國曰未接物之前當有存養之功也光祖曰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

此未接物前工夫也如小臣者豈能如古人之用功哉然一日之內此心惺惺則是堯舜也紛亂時是桀紂也須從其惺惺處用功也且學者之中必取其氣象過越立志高遠者可也蓋志大之人雖未必做經綸之業當大節能不失其所守故聖人云必也狂狷乎譬之登山期至山頂者雖不至頂可至山腰矣若期至山腰則不離山底而必止矣尹𤊾曰立志之事上下皆以古人自期然後雖不及古人亦非尋常之人矣但雖以古人自期而發於施爲者不能免末世

之習則亦何益之有哉先祖曰此言是矣古人云知行並進此之謂也心之所之謂之志當如古人所言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也朝廷大小臣僚皆當以立志爲先務自 上當提警臣僚以盡君師之責而亦當容受臣僚啓沃之言也堯舜之世以無若丹朱傲戒其君叔季之世上下相稱譽自謂治世而禍亂至矣古人云知時識勢爲貴今正亂極思治之時而人心不一各守異見朝廷綱紀不舉有解散之象此雖臣僚之責須自 上振作誘掖使統于一可

也今之爲儒者各自奮勵士習雖不至放蕩而
師道廢絶國家雖設學官任教誨之責者豈能
如宋之胡瑗孫明復哉大臣亦無以朝廷大事
爲己任者須擇合於人師者置之學官可也凡
振作激勵之方不須待群下建白而行之自
上躬行以導之則下必有興起者矣又曰此書
言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
來奪之心若虛則邪似易入而不能入者以其
敬爲之主也　上曰此言不能精察則必有誤
見者矣虛則物似來奪實則邪似不入而反是

者以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光祖曰人心不可
二用人君不用心於聲色嗜好則必用心於古
昔帝王之治道矣人臣之用心於國事者不暇
營私理固然也若　世宗朝黃喜許稠柳寬等
是也今之大患在於內外阻隔也深宮之中雖
有至義之事與夫不正之舉近侍之臣一不得
知況外廷乎今者庶司庶官皆以貪黷為羞恥
至如外方守令亦不敢為非義然此特畏物議
耳若自　上稍懈而紀綱暫弛則從惡如崩矣
正國曰光祖所　啓內外阻隔之弊果今日之

大病也宮中最密之處雖不得使臣下知之然前史有引入卧內之語須使內外無間可也但有小善皆欲使臣下知之則亦非也 光祖曰臣等 啓此者恐 九重隱微之中或有過擧而不及規正耳且宦寺之類雖有凶慝者豈遽能務惑 聖聰哉然須擇謹愼之人以備宮闈之任自 祖宗朝選擇朝士爲師傅而敎誨此實良法美意也 上曰頃者政院言內班院素有懸板以記規戒閽寺之辭廢朝撤之請復古制云卽命復揭矣 光祖曰內班院記乃金宗直所

作所謂鑑戒昭而教誨嚴者也正國曰為學之功謹獨為難雖深密之中接待賢臣無有間隔使之隨事規警可也然外示親厚之意內有忌憚之心則亦何所補哉反有害矣光祖曰君臣之分如天地之隔絶交際親厚則如天地之相感而萬物亨遂矣頃者臺諫請罷昭格署累日不 允臣等之憂慮豈有窮極哉蓋人心操舍無常又恐有陰懷不正之徒潛喜正人君子之坐失機會故以此為憂矣及其 快從也雖不敢每 啓喜悅之意臣等欣幸之心容有已乎

光祖又曰 元子年歲稍長知識異常近來未
聞講學之何如憂慮實深避寓人家雖所不免
苟非大故不可離 闕輔養官或赴 京或有
病似不源源進見今國家之大可慮者正在於
此不於今日預為後日繼承之基則累世積久
之業喪敗不難矣雖待正位 東宮乃設僚屬
但擇賢宰相加定輔養官而或令承旨或史官
或本館弘文館年少之官時時進見觀其遊戲而
教導之可也程子請以士大夫之幼子侍太子
當使早歲有親賢士大夫之心也但不可悉迫

而已 上曰近日適緣不平出寓人家矣學問
豈嘗須臾廢哉其性素不喜雜戲但喜讀書此
可喜也所讀之書小學也前日大臣攝其易解
處教之今則自首至尾無遺讀之矣輔養大臣
則已定矣若時使承旨等往見則果漸有親近
之心矣光祖曰古人欲使正人與太子處者欲
長太子親愛賢士之心也至於翊衛之官皆當
任以正人使隨事箴警也三代以下不能輔養
太子故亂亡相繼善治無見焉易曰蒙以養正
聖功也古人尚有胎教況已有知覺之時乎夫

異質不可恃也才氣過人者為善固易矣為惡亦不難不可不慮也正國曰　世宗令弘文館學士往侍　世子此甚良法義意也今者　國本稍長而臣子識面者少豈不可憂乎光祖曰元子開春則五歲也以常兒例之則僅解言語之時而氣質卓異無乃將為大聖之資乎大臣雖或進見恐其徒為禮敬而不盡教誨之實也

筵中記事二 十一月

光祖入侍　經筵論顏子之好學曰顏子克去

已私理不爲氣所動故能不遷怒不貳過因論理氣之分曰理爲主而氣爲理之所使則可矣顔子義理常昭晰私氣常消沮故能如此大抵耳目口鼻聲色臭味之欲無非以氣而出也使之合理則善矣　上曰人莫不有七情而其中喜怒最易失若當喜而喜當怒而怒則喜怒無害矣光祖曰聖人亦有喜怒矣但發而中節故謂之和和則無不善也程子所謂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者即　上所謂當喜而喜當怒而怒者也因論男女之慾曰男女入道之

大倫而過則為害上自公卿下至百僚常失於男女之慾其終至於喪其本心者有之若顏子之四勿是工夫下手處也程子四勿箴當揭于左右以備　省覽馬光祖又曰近日學校之事有名無實志學之士皆不欲居館其居寄齋者皆非俊秀申光漢為大司成時欲澄汰而未果臣意亦然但如臣者不能教誨而在其職其可乎　祖宗朝姜碩德非由科舉以進而亦得為大司成且典文衡（碩德只為知禮曹此出於傳聞之誤）　上教以非由科目者亦無帶學官之職此甚當矣李繼

孟曰此事非　祖宗朝故事當問大臣以當否也　上曰禮曹報政府則大臣自當知之權機謂光祖曰今在朝者非出身而可兼學官者有幾人歟光祖曰其人無幾蓋難得也　上曰豈必多乎光祖曰果不在多也又曰儒者之有志者皆欲靜處讀書厭學宮之紛擾狹窄故欲澄汰而未果耳繼孟曰澄淸之言固好矣然人心必不和平矣臣意恐其難爲也機曰亦不可一切汰之臣嘗爲司成試講小學全不解句讀如此無恥之人可去也光祖曰近者士習稍變但

不就學耳閭巷間有志于學問者亢數十輩若使此輩布列於朝廷則甚好矣其人皆欲居山寺以精其學而不樂居學宮也 上曰非由科目出者使無學官之事固可施行如金湜者已欲使之進講而臺諫之職亦重故未果耳湜之爲人 予於 經筵講論之際知之矣光祖曰如湜之爲人非謂文士中所無也只是難得之人也薦人乃大臣之事非如小臣者所敢爲也然今捨此人則更無他可薦者㰘曰薦人固是大臣事也然宋時小臣亦得薦人若以公心薦

之則有何不可乎　上曰薦人豈有大小臣之
分然大槩則大臣之事也機曰讀書堂之事有
名無實豈必以文章之士充其選乎若其地步
濶遠他日可大用者充選何如光祖曰其選豈
必以文章乎中朝則人物本多而拔用亦易我
國則人物本少而又有孽庶分別之法且今為
學者皆未免為科業所累出身之後亦可教誨
也　上曰讀書堂文士多選何如光祖曰志趣
不凡者皆可充選在廷之臣多有年少後秀之
才豈可不教誨乎

筵中記事三

顏子三月不違仁者非三月之外便不仁也暫有差失如燈火因風而少暗也夫處事接物之時固可見仁而不聞不睹寂然不動之時亦有仁矣常人之心不紛擾則昏昧矣崔命昌曰宋時趙槩善念一生則置黃豆惡念一生則置黑豆如此者蓋欲絕其惡念而長其善念也光祖曰此與無所用心者有間矣然有所偏着已有病矣心須廣大寬平而不可有物持心之方莫先於敬而欲以敬直內則未免有揠苗助長之

弊矣

筵中記事四

會寧府城底野人速古乃外示向國內懷異心潛與深處野人通謀來犯甲山府界多虜人畜而去邊將知爲速古乃所爲馳 啓將治而亡入深處變名往來戊寅年南道兵使密 啓速古乃潛於甲山近處往來漁獵徒衆難捕請出其不意發兵掩捕 命召三公該曹知邊宰相議之皆曰此而不懲城底野人繼蹤相叛亂後將難救宜急遣諳邊重臣同監司兵使措置捕

獲置法以懲後來 上允之先諭密旨于本道又即送兵甲器械 命遣李之芳特賜 御衣弓矢即日當拜辭 上御宣政殿召對仍賜餞宴三公及該曹堂上知邊宰相環侍左右時金正國以兵房承旨入侍 啓曰副提學趙光祖来請入對即 允之光祖進曰此事譎而不正殊非王者御戎之道正類盜賊穿窬之謀以堂堂 聖朝為一么麼醜虜行盜賊之謀而不知辱國臣竊恥之 上即命更議勿遣左右爭進曰兵家有奇正禦戎有經權臨機制變不可執

一論也詢謀已同不可以一人之言遽改也兵曹判書柳聃年進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臣自少出入北門白首于玆邊備之事彼虜之情臣已備諳請聽小臣之言迂儒之言自古如此雖似近理勢難盡從　廟謨已定不可輕變　上猶不聽諸宰穏皆懷不平而罷

拾遺　筵中記事 己卯八月二十五 明[illegible]

上以衮服　御勤政殿受群臣朝參　移御思政殿　召同副承旨韓忠曰昨日成均館儒生製述入格居首者給三畫其下給紙筆墨以差

且問曰入庭儒生幾人耶其數可書來矣忠
曰生員進士幷六十人幼學一百二十餘人合
幾二百長官則同知以下皆往矣臣見昨日製
述儒生皆知向方所在無雜還之 矣仍進曰
成均生員等及長官以謝昨日 賜酒之恩皆
到 闕下如此師生俱來之時 引見講論則
庶有興起振作之路也 上曰此言固是然不
須 引見儒生只見長官承旨 傳敎于儒生
亦可矣但同知事趙光祖乃大司憲也臺諫接
見於便殿無乃不可乎其議于政院以啓忠等

及出 上且謂忠曰儒生接見事大抵欲以規
外之事鼓舞振作也箋下列書儒生中量數召
入講書于思政殿似可忠以謝箋進又以儒生
抄啓單子進 上落點乃生員李世銘進士朴
光佐幼學金景鸞 上御思政殿同知趙光祖
尹倬大司成金湜禮房承旨韓忠記事官安璲
李構由 潛善入侍生員李世銘入講訖進士朴
光佐入講大學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
他技之句幼學金景鸞入講大學生則有大道
之句俱不能爲對光祖反覆引難且諭且警曰

士窮居草野豈無其懷可陳於今日者乎嗟歎
之忠曰雖有其志始入此地意氣固不得舒暢
也光祖顧忠曰可权柱也儒起出忠权柱進曰
三儒中一人略二人不通光祖曰李世銘則有
志儒也但未熟耳大綱則知之嘗學於金湜故
湜亦知之資質近於執滯之病時有固執之處
然豈有害乎忠且進曰近來師長擇善故儒者
興起多聚學宮誠為可嘉湜曰今則儒生趨向
大變也昔則成均館製述時儒生恐其未及入
製皆踰墻亂入不可防禁非日則不然以此見

之士習之有變其可觀矣光祖曰前則儒生之未得赴擧者至爲上䟽區區也忠曰宋時兩程之學至矣而一時君上不好故終爲一家之學無用於世也士之趍向在上導率之如何耳光祖曰此言善矣湜曰自古君得盡其道則下人趍向自然定矣光祖曰今 聖學旣高國家之事庶幾乎有爲矣臣等恐懼之心則益大於前昔矣臣今日亦以此言於申潛曰今 上之德日進而 經筵官無學術淵源之力每恐進講輔導未得爲也雖以臆見爲之豈爲益乎 上

曰弘文館近果多闕故頃者差之而俱以年少論遞奇遵鄭膺張玉等也是欲待其成就而用也然無直提學典翰可當之人矣如洪彥弼朴祥等前日人亦以為可當何如耶光祖曰此二人雖未極合於 經筵官祥則介潔之士也彥弼持心亦非邪者彥弼與臣四寸兄弟豈不知也可為直提學典翰也忠曰祥則有儒者氣節彥弼非儒者也於國事素無精誠雖曰善人無實心者則不可用惟有誠而無自謀之計者可用也光祖曰祥亦非寬大若于多有狹隘之病忠曰此人

亦豈以大人規模責備乎雖云有所短處與其中間出入離有定止若無是非者大相遼絶矣先祖曰雖有識者不實用之則於致治何益乎

靜菴先生文集卷之五

遺墨 本文已見前

送順之南行

挾時有所歸適幾老陳力

習流慣可人柰如識善俗

聖主方轉化東丘欣同出歟

敎忠作莫此更何得 天

昊天一誠毋斁易 威嚴

大道久寂寞異議今崢嶸

渾渾千丈波黃流欲擣清

王澤滯莫下淺派無自生

嘗聞古君子歎庶遂君明

維時難再得爲鳥鳴不平

慈母保赤子莫學中況情
爲民且有白我志當先明
濟物固多事盡學爲令行
化宣君能不最父子弟兄大
雖曾隶潤汚滌行由清
君行屬春時大地養仁和

活油江新流本葺草生
披道逈千至盡眼中幾
歷句君子惟心遠無非意而
加他年潤飾政須憶此句歌
聚散無端事分離可堪
情性朴周期遠況有亡載行

南歡同母子此樂講延英
忠孝難全保隨居各傾誠
鄉人問消息君傳　聖志貞
深愧不能詩文莫好之雖
乃書名足以言之而不敢詩
也頌之來宿儂齋同門孫熹盈

章々之詩順々之言莫非一別而
久濶之期朋友相覿向邇
無得以去微而依戀懇之意
警懈之一助則不較拙也已
至若宿疾之餘以擬順之後
日識哉云　靜庵養晃

謹復

久想得見

君謦欬懿何如前日上

達造生帳德無長

進之歡謙亦深二篇

日長以學而今篇一卷

長能副諸友之望
那養沖公子遽爾
痛悼得助飲之佐
而發此歎
惠扇多謝々々惟
照下　　炎之規

乾 靜菴集

坤 靜菴集